

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曾说过，为人一生总要做几件有趣味、能引人入胜的事，否则死后墓志铭都写不精彩。我现在提笔写自传，也正有此感。觉得一生平平凡凡，没有什么特立独行值得记述，只是希望为以后编写我国 20 世纪中期文化、学术以至社会史的人提供一点资料。

>>> 周一良自传

大家自述史



周一良

「天地一书生」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周一良自传 天地一书生

周一良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天地一书生/周一良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
(大家自述史系列)

ISBN 978-7-301-16252-1

I. 天… II. 周… III. 周一良(1913~2001)—自传 IV. 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6881 号

**书 名:** 天地一书生

**著作责任者:** 周一良 著

**策划组稿:** 王炜烨

**责任编辑:** 王炜烨

**标准书号:** ISBN 978-7-301-16252-1/K·0664

**出版发行: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**网 址:**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[zpup@pup.pku.edu.cn](mailto:zpup@pup.pku.edu.cn)

**电 话:**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出版部 62754962

**印 刷 者:**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**经 销 者:** 新华书店

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17.25 印张 180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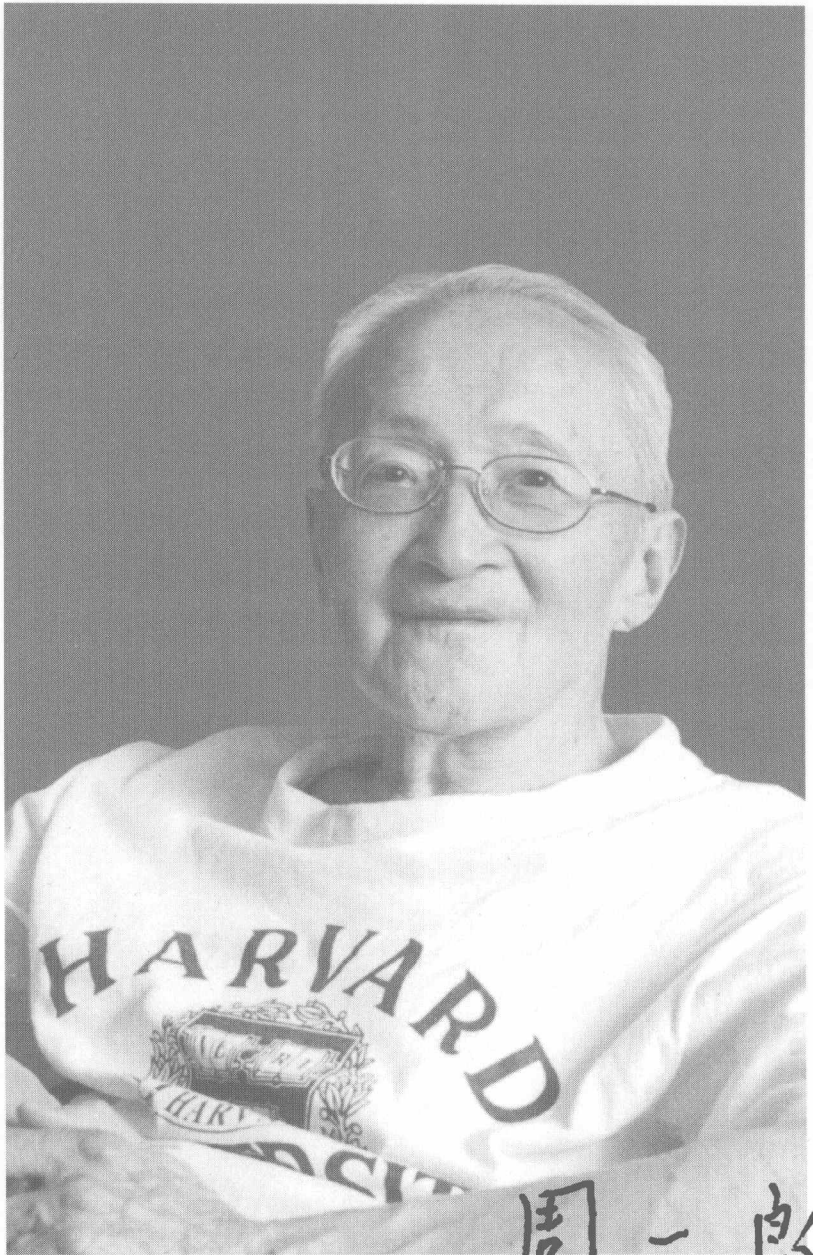
**定 价:** 36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

周一良

## 目 录

### 毕竟是书生

003 / 序

004 / 家世

012 / 私塾教育

>>>

019 / 求学北平

033 / 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年

038 / 哈佛七年

053 / 回国与解放

070 / 毕竟是书生

098 / 劫后余生向前看

### 钻石婚杂忆

127 / 家世

133 / 童年与家塾

147 / 从专修科到正途出身的历史系

155 / 燕京岁月

163 / 史语所：非常愉快的一年

- 170 / 结婚生子
- 183 / 哈佛生活
- 194 / 奉养岳母
- 199 / 风风雨雨
- 215 / 邓懿调离中文专修班
- 225 / “文革”后的 20 年
- 245 / 八十庆寿记
- 251 / 住房问题
- 258 / 老伴舍我而去

## 毕竟是书生

这篇自传是在纽约希朗克司执笔的。一九八九年六月完成初稿，一九九〇年四月修订。其中『毕竟是书生』一节曾被日本友人译载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号《世界》杂志。现对全文再略作订补。下限仍在一九九〇年告一段落，因感觉自己这趟车距到达终点还有一段时间也。





## 序

这篇自传是在纽约布朗克司执笔的。1989年6月完成初稿，1990年4月修订。其中“毕竟是书生”一节曾被日本友人译载于1991年6月号《世界》杂志。现对全文再略作订补。下限仍在1990年告一段落，因感觉自己这趟车距到达终点还有一段时间也。

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曾说过，为人一生总要做几件有趣味、能引人入胜的事，否则死后墓志铭都写不精彩。我现在提笔写自传，也正有此感。觉得一生平平凡凡，没有什么特立独行值得记述，只是希望为以后编写我国20世纪中期文化、学术以至社会史的人提供一点资料。

## 家 世

我于1913年1月19日(旧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日)出生于山东青岛,我名中的“良”字是家族的排行字,“一”字是我父亲取自《说文解字》“一”字下的解说:“唯初太极,道立于一。”因而曾字“太初”,后废不用。我虽在天津长大,而籍贯却一直按照以家庭来源地为据的传统方式,填为安徽。到外国填履历一般要出生地,因此有时不免纠缠不清。我原籍的县清代称建德,因浙江有县同名,民国后改为秋浦,又改至德。近年与东流合并,称东至。

建德周氏家族,据说是唐代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周繇之后裔。我曾祖父周馥(1837—1921),字玉山,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。他青年时流亡他乡,祖父怕他不得归,改名为“复”。后因李鸿章手书褒奖单误写为“馥”字,遂因而未改,大约是因为已经呈报皇帝、“上达天听”了吧。《安徽文史资料》总第15辑载陈钧成撰《周馥轶事》称:“玉山老人在(安庆)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,兼为人代写书信、呈文、对联等。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。李鸿章亦居马王坡。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,因而认识伙房采买。其人识字不多,就近乞老人代记。李偶阅账簿,见字迹端正清秀,大加赞赏。延为幕宾,办理文牍。”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也说:“周每与人谈,辄道其生平事实,谓少时曾在某省垂帘卖卜。”他的自订年谱大约讳言其事,只在咸丰十一年(1861)25岁那年记载:“十月,余至安庆。十一月,入李相国营。相国初不识余,因见余文字,招往办文案。”周馥做到署两江总督,又调



周馥之子学辉、学渊、学熙，他所抱幼儿为其长孙绍良，后排站立的孙辈从左依次为叔弢、季木、志俊、介然、叔迦、介臣、祥五、志辅。

在周一良的记忆里，只记得曾祖父周馥是个瘦高个儿的白发老人。因为周一良是曾祖父在天津时他跟前最大的曾孙，每逢年节聚会，他总是叫周一良站在他面前的双膝之间。这是1920年前后，周馥家在天津三里所摄的“全家福”。左起坐者为周馥之子学辉、学渊、学熙，他所抱幼儿为其长孙绍良，后排站立的孙辈从左依次为叔弢、季木、志俊、介然、叔迦、介臣、祥五、志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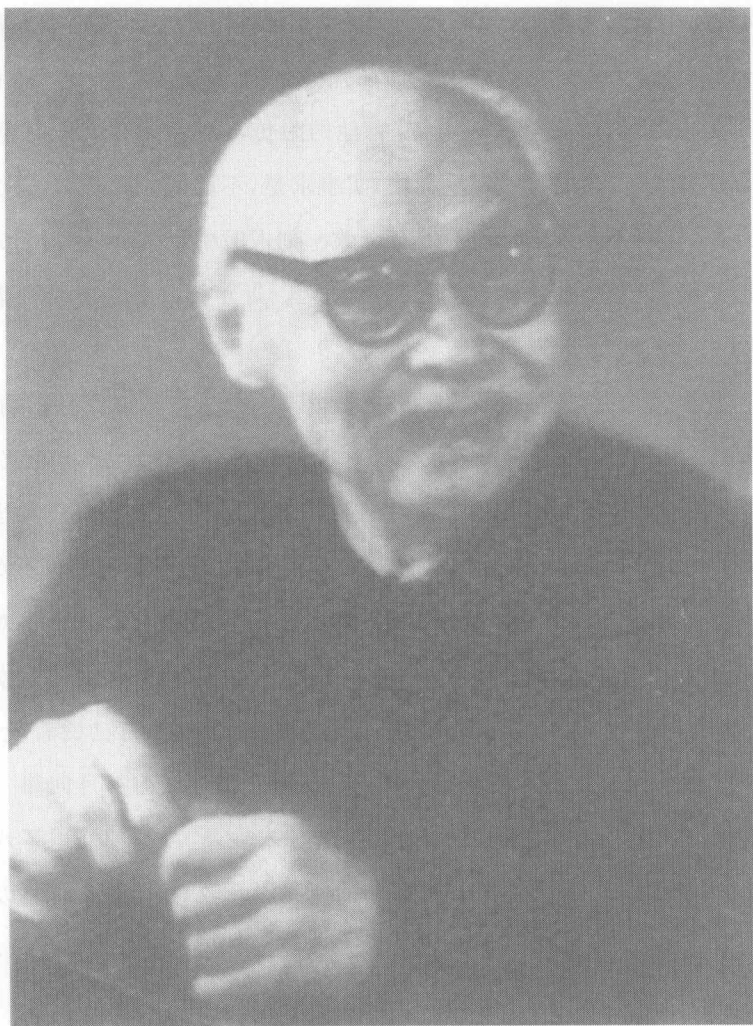
任两广总督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著作收入《周恣慎公全集》，它是以溥仪小朝廷给的所谓“溢法”取名的。据陈寅恪先生《寒柳堂记梦》所说，清末中枢大臣和封疆大吏中，分所谓清流和浊流。京官如奕劻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，外官如周馥、杨士骧等，都属浊流。可惜陈先生这部著作散佚不全，看不到他对当时流行的这两类人物具体区别的说明。所举清流有陈宝琛、张之洞等，可能指在文化学术上有造诣修养的大官，而浊流则是以吏事见长的干练的大官。周馥治河有一套办法，留有著作。甲午中日战争时，他任总理前敌营务处，负责供应前线兵器粮饷。据他自订年谱云：“军械粮饷，转运取买，萃于一身。艰困百折，掣肘万分。然自始至终，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，故战事虽败，而将官无可推诿、卸过于余也。”大约他是按规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所以言下不无自负，虽然并无补于战争的失败。他受李鸿章重用，自然也由于办事得力。辛亥革命后，遗老群集于青岛，周馥也在其中。我父亲当时父母双亡，和其祖父住在一起，这就是我出生在青岛的缘由。在我记忆中，只记得曾祖父是瘦高个儿的白发老人。因为我是在天津时他跟前最大的曾孙，每逢年节聚会，他总叫我站到他面前双膝之间。他写过一条幅，末尾说：“生日放歌一首，唯暹孙（指我父亲）尚知此意。他日一良能解文意，可为解说宝藏之。”诗中有句云：“天有时而倾，地有时而缺，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。”显然是遗老对清室灭亡的哀叹。我父亲从未给我解说过，而“宝藏”也就到1966年史无前例时为止了。

我的祖父周学海（1856—1906），字澄之，光绪十八年壬辰（1892）进士。他曾拜李慈铭为师，见《越縕堂日记》光绪十年及十三年，说：

“周氏兄弟友爱恂恂，其兄澄之尤谨笃，近日所难得也。”他长期在扬州做候补道，但兴趣似不在仕宦，而把精力用于研究医学以及撰著和校刻医书上。《清史稿·医术传》有他的附传，说他著书“引申旧说，参以实验，多心得之言。博览群籍，实事求是，不取依托附会”，“时为人疗治，常病不异人，遇疑难，较有奇效。刻古医书十二种，所据多宋元旧槧藏家秘籍，校勘精审，世称善本云”。近年扬州根据木版重新刷印了周学海校印的《周氏医学丛书》。

曾祖父去世时我还很小，祖父更是根本不及见。若说家庭影响，主要来自父亲。我父亲周叔弢(1891—1984)，原名暹字，是实业家、藏书家，去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父亲律己甚严。如他五兄弟当中，四个有侧室，甚至不止一人，他却对嫖赌、鸦片丝毫不沾。对子女的要求因而也比较严格，同时思想又比较开明，能随时代前进。他对我的教导，有两件事至今我印象很深。我十六七岁时，天津的时髦女子开始流行烫头发。两个来自上海的堂姐置办了火剪自己烫着玩，也给我烫了一脑袋卷毛儿。当时父亲在唐山工作，大约每月回津一次。他不知怎么得知此事，在给我的信中并未提及烫发，却插进了八个字：“人能笃实，自有辉光。”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育，至今不忘。以后一生恂恂无华，比较朴素，与这样的家教分不开。我的九个弟妹，也都没有富家子女恶习，显然是父亲良好家教的结果。

另一件事是在我到燕京大学读书之后。我选了容庚教授的“《说文解字》研究”一课。原来对这门课期望甚殷，而容先生的教学方式却不涉及许书内容。每堂课由他在黑板上陆续写出楷体字，轮流唤学生上去写出篆书。实际上成为练习篆字，而不是研究“说文”。我



家庭对周一良的影响,主要来自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周叔弢(1891—1984),是实业家、藏书家,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周叔弢律己甚严,对子女的要求也较严,同时思想又比较开明,能随时代前进。这是晚年的周叔弢。

心里很不满足，回津时向父亲谈及，不免慷慨激昂，表示要向老师提意见。父亲告诫我对老师要谦虚，老师的教法必自有其道理，不宜鲁莽从事。这件事教导了我谦虚谨慎，注意涵养，以后立身处事似乎没有违反这种精神。

父亲藏书丰富，有不少善本，又喜欢搜集文物字画等等。这种嗜好与修养，使子女无形中耳濡目染，提高了文化素质。他对于子女的专业选择一概不加干涉。所以虽然“南张(謇)北周(学熙)”蜚声于旧中国实业界，父亲后来又成为他的叔父周学熙“北周”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，而他的十个子女却都从事于文史、科学、技术、教育等方面的工作，没有一个去搞实业。我应当坦白自己的无知，在家里从未见过股票什么样。这种情况，在旧中国一些资产阶级的大家族中，也是颇为罕见的。

我的母亲姓萧名琬，祖籍云南昆明。外曾祖父萧培元，号质斋，咸丰二年(1852)进士，入翰林。曾任山东臬司，遂落户济南。外祖父萧应椿，字绍庭，清末在东北和山东做官，善书法，精鉴赏。家庭教育大约比较开明，我曾见到母亲结婚前学习英文的练习本，中文小楷和英文字体都很秀丽端正。我出生后母亲即患急病逝世。外祖父写了一副挽联：“三千里外为尔归来，到底有汤难续命；十四年前触吾旧痛，者番垂老更伤心。”“旧痛”当指我大姨之死。这副对联是1989年我在华盛顿郊区谒见年逾九旬的从叔志辅先生时，他告诉我的。据他说，外祖父李北海体的漂亮书法，七十多年前给他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。关于亡母我所知太少，了无印象，记此鸿爪，以寄孺慕哀思。

当时父亲年轻，悲痛之余，不知所措。他的朋友德国卫（当时用“尉”字，后因嫌“尉”字与军事有关而改）礼贤牧师（Richard Wilhelm, 1873—1930）夫妇见义勇为，把无人照看、嗷嗷待哺的新生幼婴抱回自己家，由卫夫人用牛奶喂养了一年，再送回来。卫夫人晚年随长子在南京住过，我曾与她欢晤。她告诉我，在她为卫礼贤所写传记中提及此事。书名《卫礼贤——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中介》（*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*）。卫礼贤来华是为传播基督教，却被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所感动。他取字希圣，毕生致力于翻译中国典籍，向西方宣传介绍。他译《易经》为德文，得到中国学者劳乃宣（1843—1921）的指点，理解较为确切而透彻。后又译为英文，至今为西方国家所用，近年还曾重印。卫礼贤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（C. G. Jung）相友善，德译本《易经》曾对荣格的心理学说起过深远影响。卫礼贤回国后，20年代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中国学院，出版刊物《中国学》（*Sinica*），介绍中国文化。而在山东几十年，却没有一个中国人经过他受洗信教。卫礼贤逝世后，吴宓先生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曾有悼念文章。他的儿子卫德明（Hellmut Wilhelm）也是汉学家，曾在北大教德文，编过德华字典。我在燕京读书时有过往来。他后赴美国，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、思想、历史等，颇受爱戴，不少美国著名学者出其门下。1982年我访问西雅图，幡然二叟，共话沧桑。卫德明教授还记得，约在七十年前，他七岁那年，妈妈告诉他，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。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的小小佳话吧。

父亲续娶杭州许和之，有名“许氏八乃”（许乃普、许乃钊等）之后，





周一良的父亲续娶杭州有名的“许氏八乃”之后许和之，他的五个弟弟、三个妹妹相继出生。这是周一良(后排左三)与弟弟、妹妹合影。